

心理语言学视角下儿童语言习得过程研究

吴芷静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 语言是人类核心交流工具, 儿童语言习得是语言发展的关键。心理语言学专注于语言习得与处理研究, 儿童语言研究则围绕其各维度展开。心理学与语言学的交叉融合, 使心理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儿童语言领域广泛应用, 助力教师理解语言发展机制、优化教育策略。本文将阐释心理语言学核心概念, 分析儿童语言习得规律, 探讨其在第二语言课堂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 心理语言学; 儿童语言学; 习得过程

中图分类号: 74030

文献标识码: A

心理语言学聚焦于探究语言与人类思维、认知、情感等心理活动的相互作用机制, 可以从多重维度进行阐释: 其一, 作为揭示语言与心理过程交互作用的学科, 心理语言学以语言结构、语义、语音等要素为切入点, 解码语言在儿童心理发展中的内在逻辑。例如, 通过剖析语法规则的习得顺序与词汇选择偏好, 可洞察儿童认知框架的构建路径与思维模式的演进轨迹。其二, 作为研究语言对心理过程塑造效应的学科, 心理语言学关注语言如何反向作用于儿童的情感、认知与行为。不同语言中的词汇系统与表达范式, 如情感词汇的丰富度、隐喻修辞的使用习惯, 均可能对儿童的情绪感知维度与认知偏向产生差异化影响, 进而塑造其独特的心理表征与行为模式。其三, 作为具实践导向的应用学科,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教育干预与语言治疗领域。国际中文教师可通过解读儿童语言学习中的心理规律(如语义泛化、语音辨别的关键期), 设计分层教学策略; 语言治疗师则可依托心理语言学理论, 针对语言发育迟滞儿童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 优化其语言能力发展路径。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既解构语言与心理的深层关联, 亦为儿童语言教育与心理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关于儿童如何习得语言这一命题, 数个世纪以来始终是学界与公众关注的焦点。对儿童语言习得的现代研究可追溯至 18 世纪后期, 但系统性科学研究的真正起点则始于 20 世纪中期。20 世纪 50 年代初, 以斯金纳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学派提出基于联想理论的“学习理论”, 将语言习得视为刺激-反应联结的养成过程。60 年代前后, 乔姆斯基提出“先天论”, 主张儿童先天具备“语言习得装置(LAD)”, 强调内在生物机制对语言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同期, 以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为根基的认知学派则提出折中观点, 认为语言掌握是先天能力与后天经验动态交互的产物。与此同时, 研究者逐渐意识到早期理论对语义维度的忽视, 研究重心开始转向语言意义的生成与发展。

在语义发展领域, 发展心理学家提出“概括观”, 主张概念认知的演进是语言发展的基础, 语言仅作为概念的表征系统。国内学界亦对此展开探索: 王德春从理论层面阐释儿童语

言发展机制，提出语义习得的若干理论假设；朱曼殊等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则侧重实验数据的量化分析，致力于揭示特定词语、句型的习得规律，但其研究尚未触及语义发展的普遍规律。值得关注的是，语义发展规律是儿童语言习得中影响深远却亟待深耕的领域——其不仅关乎语言系统本身的建构，更与认知、情感等广泛心理领域交互作用。然而，学界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语义发展理论框架，致使儿童语言发展的整体理论体系仍存关键缺口。因此，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的发展，既可以填补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空白的学术价值，亦能为当前缺乏系统理论指导的第二语言教学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一、儿童语言习得的生成和发展

儿童的语言习得是一个复杂且充满奥秘的心理发展过程，主要涵盖语音感知与产出、词汇语义建构、语法规则内化及语用能力养成四个核心维度。心理语言学领域对这一过程的研究形成了三大经典理论流派——后天论（经验主义）、先天论（理性主义）与认知论（交互作用论），它们从不同视角揭示了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

后天论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根基，主张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是“环境刺激-模仿-强化”的渐进式习得过程。该理论强调成人语言输入的关键作用：父母及照料者通过日常互动提供丰富的语言样本（如重复式儿语“吃饭饭”“抱抱”），儿童通过机械模仿逐步掌握语音模式（如模仿“māmā”学会称呼母亲），并在成人的正向反馈（如微笑、鼓掌）中强化正确表达。例如，当幼儿模糊发出“bābā”时，父亲的积极回应会促使其重复这一音节，最终精准指代“爸爸”这一概念。此理论的局限性在于低估了儿童语言的创造性——现实中，幼儿常自发产出从未接触过的句式（如将“妈妈抱”扩展为“妈妈抱宝宝”），单纯的“刺激-反应”模型难以解释这种规则迁移能力。先天论以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为核心，提出人类天生具备“语言习得装置（LAD）”的生物遗传机制。该理论认为，儿童并非被动模仿成人语言，而是通过先天的语法敏感性主动建构语言规则。典型证据是“过度泛化”现象：幼儿会将“goed”作为“go”的过去式、“我走了”用于所有过去时态，这种错误恰恰反映其内在的规则归纳能力——试图将“动词+了”的时态标记规则普遍化。先天论揭示了语言习得的生物学基础，但忽视了环境差异对语言发展的影响。例如，狼孩因缺乏社会语言环境，即便具备LAD也无法发展出正常语言能力，说明先天机制需与后天输入协同作用。认知论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基础，主张语言习得是认知能力与客观环境动态交互的产物，而非独立的先天模块或单纯的行为习惯。该理论将儿童语言发展划分为与认知阶段对应的层级：感知运动阶段（0-2岁）：通过“物体恒存”认知理解名词指代（如看见奶瓶时听到“奶”，建立实物与语音的联结）；前运算阶段（2-7岁）：借助象征思维掌握隐喻表达（如将“月亮”称为“星星的妈妈”）；具体运算阶段（7-11岁）：通过逻辑推理理解复杂语法（如因果关系“因为下雨，所以不能出去玩”）。认知论强调语言能力与分类、守恒等认知能力的同步发展，但未充分解释为何某些语言技能（如语音辨别）表现出关键期特性，而认知能

力的发展则相对平缓。

（一）儿童语言习得的生成

在儿童的语言生成过程中，语音习得是基础且关键的第一步。处于早期阶段的儿童，会开启对语音的模仿与产生进程。他们依靠不断积累的听觉体验和运动经验，逐步摸索并掌握语音的发音技巧以及不同语音之间的区分能力。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儿童的语音表达能力会日益提升，不仅能准确发出各种语音，还能很好地适应多样的语音环境。词汇习得是儿童语言生成的核心环节。儿童需要在日常接触语言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逐步搭建起属于自己的词汇库，同时学习如何借助不同词汇来传达思想、表达意义。在初始阶段，儿童往往会使用一些简单词汇来表达自身需求和感受。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词汇量会不断扩充，并且学会运用更为丰富的词汇进行描述与表达。语法习得同样是儿童语言生成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语法学习过程中，儿童要学会对词汇和句子结构进行组织，以构建出符合语法规则的表达。初期，儿童多使用简单的语法结构来传递意义，像主谓宾结构的句子便是常见例子。随着语言习得的深入，他们会逐渐掌握更为复杂的语法规则，例如时态、语态以及从句等，进而能够生成结构更复杂、表达更准确的句子。语用习得也是儿童语言生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语用主要指的是语言在特定语境中的使用与理解，涵盖语言交际和语言意图等方面。儿童需要学习根据不同的交际目的和对话情境，采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和语言行为。在此过程中，他们要理解并运用语言的隐含意义、礼貌用语以及语用规则等，以此实现有效的交流与沟通。

（二）儿童语言习得的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是儿童语言习得研究真正开始的时期。在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婴儿主要依靠听觉来感知语言的声音与音调。他们不仅能够辨别母语和外语的差异，还会开始模仿成人的语音，这一阶段被称作婴儿的听觉期。在此阶段，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的语言输入对婴儿的语言发展至关重要。家庭成员清晰的语音输入与亲密的交流互动，能够帮助婴儿逐步建立语言感知与模仿的基础，为后续的语言表达能力发展奠定重要基石。

随着婴儿不断成长，他们开始运用一些简单词汇来表达自身的需求和感受，这一阶段名为单词期。婴儿能够借助模仿与重复来学习新词汇，并逐步扩大自己的词汇量。他们开始理解并使用“妈妈”“爸爸”等常见词汇，此阶段的语言发展对儿童的认知和社交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当儿童步入幼儿期，其语言能力会迅速发展。他们开始学习并使用更多词汇，还能组成简单句子，通过模仿和重复来提升语言能力，进而在与他人的交流中进一步提高语言技能。这一阶段被称为语言爆发期，因为儿童的语言能力会实现显著突破，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也能理解并回应他人的话语。3 到 6 岁之间是儿童习得复杂句法结构的阶段。这一阶段会让他们逐渐掌握语言的语法规则和句子结构，开始使用更复杂的词汇和句子，具备进行深入交流的能力，这个阶段称为语法期。在此时期，儿童通过与他人对话和阅读书

籍来进一步拓展语言能力，他们开始学习并理解动词时态、名词复数形式等语法规则，并运用这些规则构建更复杂的句子，表达更丰富的含义。

二、影响儿童语言习得的因素

儿童语言习得与成人语言学习是完全不同的，通过对儿童语言习得的生成和发展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儿童在习得语言不同阶段时所输出的言语是与当下的环境、年龄等多种因素息息相关的。因此，对影响儿童语言习得的因素进行分析有助于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效果。

（一）认知能力

儿童语言习得与认知能力有着紧密的联系，皮亚杰将认知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儿童语言习得与认知能力感知运动阶段（0-2岁）：婴儿通过“客体永久性”认知发展，理解词汇与物体的对应关系（如“球”指代圆形物体）；前运算阶段（2-7岁）：符号思维萌芽，儿童通过隐喻（如“月亮在睡觉”）和自我中心言语（自言自语）构建语言符号系统；具体运算阶段（7-11岁）：逻辑思维发展使儿童能理解语法规则（如时态、复数），并运用分类、排序等能力扩展词汇网络；形式运算阶段（11岁+）：抽象思维支持复杂语法（如条件句、虚拟语气）和修辞理解（如比喻、反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年龄的增加，儿童习得语言的认知能力整体上是易到难。在认知发展不同阶段上，儿童的语言知识能力的建构也是有着差异的，儿童需要在认知结构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练习才能实现认知技能的迭代升级。语言是认知的工具，也是认知的产物。儿童在解决问题时，需借助语言进行计划、协商与反思，这一过程无不彰显出儿童语言运用的能力和认知发展水平。比如从“我要积木”到“我需要红色积木来搭高楼”的语法复杂度提升，就表明了儿童认知能力的不同影响着语言输出的质量。

（二）环境输入

语言输入主要来源于语言环境，这一环境可划分为正式环境与非正式环境两大类型。其中，正式环境以课堂教学为核心场景，其输入内容涵盖教学大纲规定的语言知识体系、教师的目标语授课用语，以及课堂互动中学习者使用目标语进行问题应答的全过程。而非正式环境则指向学习者所处的日常生活场域，即其浸润其中的自然语言生态，包括家庭交流、社会交往、公共场景中的语言接触等非结构化语言输入。美国语言学家克拉申的“输入假说”（ $i+1$ 理论）指出，儿童语言发展依赖于“可理解性语言输入”的数量与复杂度。有效输入需略高于学习者现有水平（ i 为当前水平， $+1$ 为下一阶段目标）。例如，当儿童掌握名词“苹果”后，正式环境或者非正式环境输入“红苹果”“大苹果”可推动其理解形容词修饰关系，从而激发了学习者的语言建构能力。

由于儿童语言习得大部分是在非正式环境中完成的，即使没有接受过正式课堂教学，儿

童通过观看带母语字幕的网络媒体,就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一现象揭示了非正式环境中多模态输入的潜在效能。反观正式环境,单一的教学内容与固化的授课模式,导致学习者陷入难以在真实场景中实现流利表达。因此,在课内外为儿童营造真实的语言学习环境是十分有必要的,我们不能让非正式环境完全取代正式环境,要合理运用二者的长处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儿童语言的潜力。

(三) 个体差异

性格、记忆力等多方面因素会影响到儿童习得语言的进度。比如:外向型儿童倾向于通过主动社交互动加速语言发展,如频繁提问、模仿成人对话,语言输出量更大,语用能力发展较快,但可能因急于表达而出现更多语音或语法错误。内向型儿童更倾向于作为“观察者”积累语言输入,早期表达可能较为谨慎,但接受性语言可能优于表达性语言。他们可能在独处时通过自我对话(内化语言规则,后期语言爆发期可能更显著。记忆能力较强的儿童,能更高效地储存和处理语言输入,尤其在复杂句子结构的习得中表现更优。例如,记忆广度大的孩子可能更早掌握包含从句的复合句。

个体差异是儿童语言习得的“底色”,它既受先天基因与神经发育的影响,也被后天环境与教育经历塑造。理解这些差异能帮助我们认识到儿童语言习得路径的多样性。有些儿童通过模仿快速“开口”,有些则通过观察默默“建构”;有些在词汇量上领先,有些则在语用灵活性中突出。我们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为每个孩子提供与其特点契合的语言输入与互动支持,让其在自身节奏中实现语言能力的全面发展。

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下对儿童语言习得进行研究,不单单是从理论上进行探讨,而是在理论的基础上对对外汉语教学有所帮助。儿童语言习得是先天机制与后天认知的动态交互,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表明儿童能自主建构规则,皮亚杰理论则强调语言与认知能力同步发展。这启示对外汉语教学可设计发现式任务,如通过汉英句式对比引导学习者归纳“把”字句逻辑。心理语言学关于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在理论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之间搭建起桥梁。它不仅为激活学习者内在语言潜能提供指引,更推动教学模式从传统的“知识传授”向“认知建构”转变,让儿童语言习得更契合语言本质。

参考文献

- [1] 顾晨艺. 基于心理语言学的儿童语言研究[J].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 2023.
- [2] 戴芝庆, 祁文慧. 儿童二语习得的外在影响因素[J]. 英语广场, 2020.
- [3] 马菊青. 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语义发展规律研究[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 [4] 白蓝. 儿童语言习得对第二语言课堂教学的启示[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8.
- [5] 朱曼殊. 心理语言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of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a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

Wu Zhij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 Henan, 450000)

Abstract: Language is a core tool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crucial for linguistic development. Psycholinguistics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while research on child language explores its various dimensions. The integration of psychology and linguistics has led to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psycholinguistic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child language studies, helping educators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optimize teaching strategies. This paper will explain key concepts in psycholinguistics, analyze the patterns of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iscuss i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 instruction.

Keywords: Psycholinguistics; Child Linguistics; Acquisition Process